

[illegible]

文歎聖今

牛山公館。威廉底樓台上，可以窺見海濱，他和麗莎站在寬大的陽臺上，說不完的話題。「住當然是在日本或中國，現在中國在赤潮之中，我們還是往日本和香港吧，不滿香港太小，沒有甚麼好玩的。」麗莎這番話，使威廉覺得中國青年年紀小，對於未來的家鄉呢，特別有深奧的了解。他握住小姐的手道：「你高興在那裡就住那裡好了。」許小姐想他們休息，然後一同出門，在中風路一間，給威廉買了幾件新型的金銀首飾來充數，因為到英國做學生，不宜於用金銀。他們三個步行到天星碼頭，隨着許多乘客，走過了二個鐘的電橋，那天是星期六，此日本的渡輪開得正好，日本很少這樣短促的。威廉和麗莎步近船頭，對這亞熱帶的蒼綠色的海港和山光景色，歡喜而流淚。三個僑裝到了九龍，有他們公司駐九龍的經理小田夫婦和麗莎親來迎接，回到總統酒店，參加公司的下午茶會。許小姐是巡迴大表演，威廉是少東家，當然極盡其豪華之能事。港九代理商，派來了代表，時裝界又趕來領麗莎和許小姐的衣服。陳佩、談鋒、鍾音，再加上麗莎照小電影，忙了一頓下午。返香港後休息三天，再去大華酒家，出席萬隆的晚宴。許小姐偕同小田夫婦道：「香港的業務，我可以由你的報告裏去了解。從明天起，我不再

隨著許多乘客，上了天星小輪。

人奔走得更快些。
走是對的，但樣子
余樂明想到的原

人居住，入門處用
幾塊木板封住，如
沒有人看守，即被
之間又有鐵欄可
島上廬子伏低，攔
進大廳裏面，在吊
上轉了一個圈，安
了。須知一個用很
厚的三合土建成，
道又已轉曲，淡色
彈如何厲害，夜會
射到這兒來對他驚

他吐了一口氣之
後，平聲道：『清涼
差，好容易不醉得
起，不是方面，而且
的確著，』兩旁的人
人馬在搶戲。這個都

文上因

上文說到松本先生因兒子將與麗莎離許小姐去香港旅行，先贈以珠寶與禮券之訂婚，丁先生夫婦亦參加。旅行社特款，以表德國國恩自的地。

許小姐在留這兩個青年去香港、轉歐洲旅行前，松本先生住在豪門家辦家事和雜事。松本先生道：「我的夫人是舊式的婦女，不能為我的事業有幫助。你此往去歐洲、香港，我何望你為我整理一下當地的辦事處。」許小姐笑道：「我以什麼名義去干涉人家呢？」松本先生道：「你幫，我已答應下来了。他打聽了抽手，找到一對大約的傭妻來，寫成是一份證明書，上面寫着：『茲特聘請澳洲女女士，為本公司亞歐非洲亞洲諸督管，得在各洲的所有分公司辦事處，決定新的營業方針，并有權重安排新業務。』特此出請證明如右。」「下頭是月租，和松本先生的親筆大簽名，蓋了一個紅色的火印。已經由大高子拿了一紙支票，你們一動身，就向各該處發行罷。」松本把手將這封證書，遞給了許小姐，加上一句道：「這一處分公司將歸你辦理，你當然可以有用派用錢了。」許小姐大喜，哭道：「謝謝你這樣信任我，我一定認爲公司拉緊最大的製造生意。」松本道：「好的，我要認爲公司的技術經理，能够辦到你所希望的程度。」就這樣決定了此行的任務。松本先生道：「事實上，你現在比老大的責任更重。我在你離去後，當爲你守身如玉。至小如細雨無情，我們不同，戰戰兢兢，但可以不保平安。玩你可以盡歡，但不宜過量。盡量與遊，是我別的事務。」松本拉着她，到下午睡後，便帶了麗莎和威廉，回到自己的家裏，也就是當初日買的大麥園公館。威廉旅行，足足有五個多鐘，松本夫婦，現到羽田機場。夫人領了許小姐的手提包，兩個孩子，送我到火車站。他們在歐洲住進學校，我很放心了。」許小姐感激道：「夫蘭斯先生，我自會一切留意，看他們的。」松本先走了，叫威廉，吩咐一句，然後，關了線航機上，有特別的興奮。經過台灣，許家的小時，很快飛到了香港。

黑鑽

楊鐵

「呀，明寶！你這大發財，不過，一頓助助好，不獨，還有頑童愛的成年入，趁此機會，小則令人受傷，大則災，實在是在一般窮苦行爲，非禁止不可，否則，誰能如此，外甥，陳偉強不絕於耳。」想睡覺的人，也出外，彭碧坐在房內，衣冠楚楚，像那兒又開出新舞臺字這個傢伙出來，無所事事，在冷浴裡，與王麗敏吵嘴了。

許天香依舊靠窗坐着，件新旗袍，既不能穿，又不耐穿，他是不耐下床子，別人如是，要子孫，儘管外邊的樓有，生活在荒島上一般。

炮仔做胆，如果小販管理隊員，個個有槍地自然好似警察一樣咁大胆，見到賊都唔

余聲明知道發生了這事，趕到這一邊才上船。有可避的地方，選好了一處才無驚時便，當前一座大廟，建築剛完成，未有人。

向來平靜，突然一變，是未知之數。因亦上軌道，安然一面，爲無價的流魂比人。那有兩方面：馬強搶，逃走不知快了多少分。那是不關馬強的事體，不惟怕殺了不會傷。只是他這樣想法，在流魂之中。

還未過去，一陣風，爲了此間南道安急急而跑，起又從全，金榮明開始想那一層層密佈起來，全，金榮明開始想那清楚楚，那是第三方，怕被發生的地點。面人馬強搶入逃，狼狽奔來，他也只什麼。一兩方面的人入，狼狽奔來，他在什麼馬不放上，現在竟是，麼地方，他不知道，不可思議，但是可能就是在那花檔本在作了；三方面人，和尤雲貴，金澤，金榮明再想把槍架，王越三不難有了分寸，連，須知尤雲貴有刀，馬彼此相攻，都希，王越三雖離，金澤，倒因爲那時雙方馬強，要緊把王越對付，王越三不是什麼人，金榮明雖然不知道，但尤雲貴熱烈的行著，畢竟

(卅八)徐大強搶
上湯文武
藍潮忙撲上前去，想攔着沙塵，「你不要動！」
沙塵更覺更加厲害，藍潮苦戰，「你不得勝！」
徐先生，我的孩子不能開我我的如何你奪還那條黃金？
「你聽什麼魔力去奪還那黃金，『我，我……』」藍潮神無主！
先生商量？」
徐大強的臉孔沒有辦法追級鬆弛，說他還肯幫你忙嗎？」頓了頓，曹大哥商量吧，如果奪得五十四萬黃金

徐大聲說罷，竟抱起沙塵走了。上前去，想從徐大強的身後攔住，但是敵不過徐大強，被他領回藍潮迫下撲梯，退出馬路，徐大

[illegible]

來了，說是孩子眼睛
住了，霜極了，有失
由，他越連行走的體力也減少了。

走沙月

「你說，你說！」
「我發着憐憫的，請放了他吧，我無從向徐大強求情罷。」
「而今你告訴他回去罷。」
「你就取回你的兒子吧。」
這時，曹非像個傀儡似的，已走了。
「要麼聲喝道：『』」

曹非先生，我有點事想跟你商量。

曹非注視着上四隻酒九牌，替着眉頭沉思，好像沒聽見閻蘭的話語似的。但聽過了急於養育孩子，于是折腰跪的說道：

「曹先生，我的兒子被人搶了去。」

曹非不敢狂呼的聲聲大哭，跟着又思慮他手上了牌了。這同是他不敵莊，手裏的牌，一隻是八，一隻是牌八，另一對海狗，他應付連勝之捷，把一對海狗拆開而擺成八點，八點五，怎其餘三張都有寶子牌，而且是九一雙一擲的結果，結果，家裏，賺了一家，曹非便把一對一擲一感道：

「今如果是不打擾我，我便擺六點頭，變梅寶子尾了。」

曹非聽了，嘆得雖然不是直接罵自己，但不需帶着和氣顯狡，罵的對，顯然已是自己了，因此，他連聲抖到那政腔聲，可是，見子被徐大強搶去了，不知他死屍橫卧到那兒去，要是發生測者終于受不起虐待，那就地獄設想了。

曹先生，剛才徐大強先生來找我，他把沙漏給走了。」

曹非先生，我有點事想跟你商量。

曹非注視着上四隻酒九牌，替着眉頭沉思，好像沒聽見閻蘭的話語似的。但聽過了急於養育孩子，于是折腰跪的說道：

「曹先生，我的兒子被人搶了去。」

曹非不敢狂呼的聲聲大哭，跟着又思慮他手上了牌了。這同是他不敵莊，手裏的牌，一隻是八，一隻是牌八，另一對海狗，他應付連勝之捷，把一對海狗拆開而擺成八點，八點五，怎其餘三張都有寶子牌，而且是九一雙一擲的結果，結果，家裏，賺了一家，曹非便把一對一擲一感道：

「今如果是不打擾我，我便擺六點頭，變梅寶子尾了。」

曹非聽了，嘆得雖然不是直接罵自己，但不需帶着和氣顯狡，罵的對，顯然已是自己了，因此，他連聲抖到那政腔聲，可是，見子被徐大強搶去了，不知他死屍橫卧到那兒去，要是發生測者終于受不起虐待，那就地獄設想了。

曹先生，剛才徐大強先生來找我，他把沙漏給走了。」

[illegible]

醉臥大竹根下

督

快，倉促間調一師精兵北上迎擊，在潭洲遇到該國軍，一交手，濟軍就狼狽狠退，武器裝備都丟散，潰不成軍。

護國軍乘勝追擊，滇軍莫榮新所部首先攻入三水，龍濟光被趕出城外圍剿。一切破壞，退守廣州。

形勢勢太迫於此了，段祺瑞不能對廣東用武力解決，只好有欲收緩軍之計，七月六日發給各省軍民長官名單時，同時發表陸榮廷為廣東總督，朱德副總督廣東省長，龍濟光調任兩廣礦務局總辦。在陸榮廷未到任前，仍由龍濟光代理。同時又命陸榮廷兼署湖南督軍。這道命令顯而易見的是止陸榮廷到差，因為陸榮廷現駐衡州，正在湖南籌策；而且陸龍廷是親家，陸榮廷自不會捨掉兩廣督軍而回任廣東之理。如此以來，龍濟光就可以一直代理下去。

命令發表後，廣東籍要人如梁紹治、梁榮超、王寵惠等一致通電反對，堅決要求龍濟光辭職。

段祺瑞的辦法仍然是拙，當派劉帥向廣東情況不明，加派譚延闓為粵巡閱使，又派譚延闓為廣東大使，到廣州處理各方面之事。這以來又引起糾紛，大槪，廣東人固然恨龍濟光，但對譚延闓更無好感自己，也一致聲討，湯慰銘自己，也致電南下，不惟不敢去廣東，要他坐車經過長沙也要得阻撓，對於這一個

「相識定……」

說着，有些事兒我暫時不便

伯倫與國人愛憎如兄弟，

不許對他有所嫉妬，或不可

說着。

夫坐關練功之期，亦將屆滿，你怕他通知才想

道你和我有丁台盤之親，大發醋勁！才想

要法把我逼走！」

員亭亭冷笑說道：

「聞人俊，你不必再節制惡態，我已

經看透了你的心意。」

聞人俊聽得莫名其妙地，詫然問道：

「我的甚麼心意，被你看透？」

員亭亭銀牙微咬說道：

「玄冰大會在即，一蛇蟻疾疫，百里風聲已死，北伐

夫人坐關練功之期，亦將屆滿，你怕他通知才想

道你和我有丁台盤之親，大發醋勁！才想

要法把我逼走！」

○●○

第二回：失志從龍 密謀欣有售
同心底奸 國法失其平

前在護國軍方面受下詔削後世凱已死，北伐

日無目標，乃轉印南下。謂前代公署於局勢變化太

圖

聚王，宿空常懸五百載，感迦僧之恩，拜
唐爲師，一路護送還程。

[illegible]

分類廣告

銷數廣效力大收費廉
每段小字四個 每天一元 上期不扣
每段大字四個 每天三元 上期不扣
凡報及法律性廣告 請向本報分館
來函辦理利為手續

治刑處：

○中區辦處威利源東街八號地下
電話：二二五四九五
電話：七九三〇七 七三〇七
○區角福源號道七五六號地下（東
樂戲院側近太平街口）
○油蔴地上海街三一九號老寶公司
○九龍城周生生金行（太子道四三
二號）
○青山道周生生金行（青山道三
六號）
○油蔴地周生生金行開教道分行（
彌敦道三二一號）
○區角周生生金行（上南門六一
號）
○深水埗區生生金行（大埔道五十
三號）
○佐敦道周生生金行（佐敦道卅七
號）
○紅磡周生生金行（彌敦道九三
號）
○荃灣周生生金行（荃灣分行）（荃
灣青山道）
○元朗周生生金行（大馬路一號
E）
○德元朗順莊市場壽福街六號仁愛
診所

風濕

四代祖傳
虛弱風濕
專家

達周

喉 鼻 耳 腦

治喉喉痛痛... 治耳耳鳴耳聾耳痛耳... 治鼻鼻塞鼻... 治腦腦痛腦... 治風風濕風... 治濕濕熱濕... 治痛痛風痛... 治痺痺痛痺... 治緊緊痛緊... 治腫腫痛腫... 治軟軟痛軟... 治中環德輔道中一壹七號二樓

工商晚報

筋骨共枕

國聯報社

重慶珍珠和黃土三任
多影多雲。

